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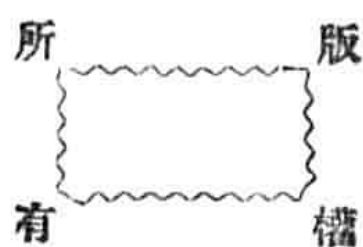
曼殊代表作

織雲女士編



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

1928.



蘇曼殊代表作

實價大洋四角五分

編輯者 織雲女士

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
上海大通路培德里

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

非夢記

吾邑汪玄度，老畫師也，其人正直，爲里黨所推。妻早亡，賸二女，長曰薇香，次曰芸香，均國色。玄度自教二女繪事。有燕生名海琴者，其父與玄度世交，因遣之從玄度學。既三年，頗得雲林之致，而生孜孜若無能也。玄度愛生如己子，欲以薇香妻之，生之父母，俱皆當意。生行年十二，遭母喪，父挈之博遊西樵。逾年歸，將爲生行訂婚之禮，不料以消渴疾卒。生惟依其孀劉氏。後三年，

玄度重以姻事聞於劉，劉意殊不屬，乃婉言曰：『待之，待之，更三年議此，未遲也。』一日劉假無心之詞，問生曰：『汝愛薇香否？』生視地不答。劉曰：『薇香好女子也；惟我問諸算命先生矣，恐不利於汝，故爲汝辭之耳。』生愈不語。過四日，生得沉疾，劉百問不一答。劉心知其理，耳語之曰：『我有甥女鳳嫻，與薇香不上下，定爲汝娶之，勿戚也！薇香但善畫；須知畫者，寒不可衣，饑不可食，豈如鳳嫻家累千金，門當戶對者耶？』生不語如故。又過五日，生病稍痊，劉大

悅，命侍婢阿娟以玫瑰點心進之。詰朝，生徐行至燕處之室，甫入，見劉與一靚妝女郎共話，女突見生，卽起立欲避，生凝矚不轉。劉見生，慰問倍切；忽而微哂，引女郎之手，卽問生曰：『昨日點心美乎？』生曰：『厥製滋佳。』因問所自來，劉向女郎言曰：『汝今日更爲海琴多製百枚，彼病新瘥，食量必倍於汝。』此時女郎紅上梨窩，生肅然欲退，劉止之，笑曰：『海琴今日見嘉賓不拜，何也？旣啖人家點心，不當道謝耶？』生如言，與女郎爲禮，女亦筵爾，盈盈下拜。此覲面之始也。停

午，女親持重酪及餅子饋生，生亦欣然相受。抵暮，生患又發；體中溫度，逾四十。第二日，人略清爽，復見女郎輒步溫香，捧藥而進。自是殷勤調護，彼此默不一言。一夕，生目稍瞑，忽覺有人卽枕畔引生右手，加諸鼻端聞之；復傾首以櫻唇微微親生之顙。迄生張目而視，則女郎悄立於燈畔，著雪白輕紗衫，靡顏膩理；二人眼光頻頻相對，生中心愈覺搖搖。久之，微啓女郎曰：『阿姊悴矣！』又曰：『何事見教？敬煩阿姊以芳名見告。』女低鬟不應。有間，生再問曰：『孀娘安睡未？』女又

不應。然見生發問，若欣欣然有喜色，卽探懷出一嵌珠小匣授生，廻身而去。厥後生久不覩女郎，乃私叩阿娟曰：『前日女郎何人也？』阿娟笑而不答。他日又問，附耳曰：『汪家薇香，公子認得未？』旣而生自念，薇香貞默達禮，吾雖在病中，豈容爲我侍側，矧以香盒見貽，於禮尤悖。生不見薇香七稔，然幼小之時，知其腰纖細，髮茂密，及其雙窩動處，今日尙歷歷憶之。繼而更設一想，謂此女郎或吾在夢中所遇，非眞薇香，殆阿娟給我耳？執盒細瞻之，異常精好，凝香如故，則又明明非夢。使阿娟

之言屬實，何以容髮並不符協？此際百思亦不能得其真，綜之，此女郎非薇香，卽鳳嫻；非鳳嫻，卽薇香。舍此二人，嬌娘決無遣看病榻之理。由是往復推勘，如入魔不醒，忽而急起呼曰：『阿娟，汝趣告主母，公子非薇香，卽畢生不娶也！』數日，生似愈而非愈。劉復慰曰：『汝須自寧其神，明春爲汝娶薇香也。』生自此日，爲狀微適。有僧名遣凡者，與生素舊，微窺其情，隨時示以般若意旨，令自開悟，而生執於滯情，疑信參半。破夏，遣凡約生赴鼎湖，居報恩寺四十餘日，病弗瘳。一日，

生泛舟過一橋，有二女行釣水邊，微風動裾，風致乃如仙人。生審覘之，的與垂髫時無參差，正薇香姊妹也。心躍然動不已，知阿娟之言果妄。既歸，訪之小沙彌，方知玄度寄寓寶幢南院。明日晨齋畢，生謁玄度，玄度麤衣垢面，而神宇高古，方伏案作畫。畫松下一老僧，獨坐彈琴，一鶴飛下。既竟，命生爲題之，生接筆構思，少選，書一絕句曰：『海天空闊九皋深，飛下松陰聽鼓琴；明日飄然又何處？——白雲與爾共無心。』玄度自撚其鬚曰：『字跡類女子，然小詩可誦也。』已而告生

曰：『吾來已兩月，一二日須返里，爲先人修墓。汝軟弱，於此靜養爲宜，吾事畢卽來看汝。』生聞言，戚然改容，知不能與薇香於此圖良會也，遂辭其師出門，惘惘路上。遇韋媼迎面言曰：『久未見公子，公子面容瘦峭，何也？我正有無窮之言，宜加質問，公子許我乎？』生心滋異，廻憶媼是薇香孀母，慈祥之人也，恭謹答曰：『惟媼之命。』媼第一問曰：『頗聞人言，公子已定婚；其人麗且富也，非歟？』生曰：『未之前聞。』第二問曰：『公子髫齡時，與薇香甚相親愛，今公子憶念之

乎？』生曰：『深憶之。』第三問曰：『薇香曾有
何物贈公子？』生曰：『有，其亡母所遺波斯國合
心花釵。』第四問曰：『今猶在否？』生曰：『珍
藏之。』最後，第五問曰：『公子愛花釵，抑愛表
妹之香盒耶？』生始聳然不能爲辭，相顧良久，反
問媼曰：『媼那知香盒事？』媼不答，卽正色言
曰：『薇香傾心向公子以來，匪日不思公子，密告
我曰：『不偶公子，不如無生。我深念薇香雖貧，
公子夙稱風義，固如是負一女子耶？』生從容答
曰：『我心亦如薇香，此事稟父母之命，我實誓此

心。天下女子，非薇香不娶也。』遂將得病受盒諸事，一一白媼，媼始省劉之用心，並非公子忘懷。生瀕行曰：『上帝在天，矢死不移吾志。』媼曰：『佳哉，公子之言也！公子珍重千萬！我他日會令薇香見，望公子勿泄於人。』生歸寺中，日思日懼，知劉果無意於薇香。一日，閑步至山門，見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，知清秋亦垂暮矣。卽以此日辭遣凡歸家。遣凡勉之曰：『子有夙慧，我深信之，毋近淖約，自不忱煩惑之海，子其念之！』生抵家，日伺韋媼之踐其前約，忽而阿娟趨至，瞪目謂生

曰：『公子且登樓，有事相告。』生果從之登樓，阿娟當窗以千里鏡授生，遙指澤邊言曰：『公子諦視之，勿誤也。』生引鏡臨眺，遠遠一女子，倚風獨盼，審視嚇然薇香也。俄一男子步近其前，生覺手足酥軟，墜鏡於地。阿娟扶之下樓，生幾半日不動。阿娟乘間曰：『言之或勿訝耶？吾見此狀，不一次矣；以公子不在家，未卽進言於公子（前時公子見問，侍湯藥者何人，吾以爲薇香，今則知實爲公子表妹鳳嫻也。表妹幽閑貞靜，愛公子罔有悛心。而薇香之爲人，公子殆有以見之矣。然公子當日要

吾告主母，非若人不娶；吾誠不知公子於義何取，或公子未知其人底細？主母時亦有言，在理應爲公子娶薇香，然而婚姻事大，既聞此女有解佩遺簪之行，則此女何得污吾公子？主母故遣表妹一見公子，以試公子懷抱；奈何公子不察，口口聲聲，謂非薇香不要，至於苦病連綿，今公子自思，豈可以金玉之質，爲街女摧折？其憨直不值薇香之一笑。公子誠能自淨其心，一依主母之命，則吾亦藉公子洪福，承迎公子，終身享有齊眉之樂，願公子審思之！』阿娟言畢，生注目視几上書篋，默不一語。

明日阿娟引鳳嫻入生之室，而告生曰：『公子病中存問之人也。』言已遂行。鳳嫻始以輕婉之聲啓生曰：『表兄！玉體少安耶？』生應曰：『敬謝表妹。』二人寂然而立。空庭落葉，二人一一聽之。鳳嫻覘生睫間似有淚痕，婉慰之曰：『望蒼蒼者佑表兄無恙。』言已乃出。既而稍停趾，似待生發言。言生果有言曰：『請表妹得閒來坐。』鳳嫻既去，生復悄然自念，移時即啓書篋，出花釵，以吮救淚，然後裹之。呼阿娟告曰：『爲我敬還薇姑，言公子家法嚴，不容久藏此物也。』一日，淡雲微

雨，鳳嫺獨至生室，助生理浴衣。壁上有鏡，鳳嫺對鏡而坐。俄而徐徐引其眉角向生，言蘇州女子於傅粉一道，獨有神悟，蓋鳳嫺生長蘇州，好纖纖而談蘇州之事，間以昵辭，生但唯唯。繼而坐于生側，卷其纖指央生曰：『表兄試猜吾中指何在？』生猜之不中，鳳嫺微笑，執生之手，自脫珊瑚戒指爲生着之；遂以靨親生唇際，欲言而止者再，乃囁嚅言曰：『地老天荒，吾愛無極。』言已，竟以軟玉溫香之身，置生懷裏。生自還釵之後，心緒悽愴，甚於亡國。鳳嫺備悉其事，故沾沾自喜，以爲

生正在廻心轉意；徐徐輸以情款，卽垂手而得。劉卽時時引生，同鳳嫺遊履園中，生益慙然，覺天下無一事一物，能令其心生喜悅者。猛憶遣凡平昔所言，欸欸近情，殊非虛妄。作計既定，卽託病辭劉，重往鼎湖，劉不知生已絕意人世，頻使鳳嫺傳問，生則凡百求棄於鳳嫺，而鳳嫺濃情蜜意，日益加切。一日，大霧迷漫，生晨起引目望海，海沉沉無聲。久之，亦似沈吟語曰：『世人夢中，悠然自得真趣，若在日間，海闊天空，都無意味也。』生正在垂眉閉眼，適其時微聞足音，憬然廻顧，則鳳